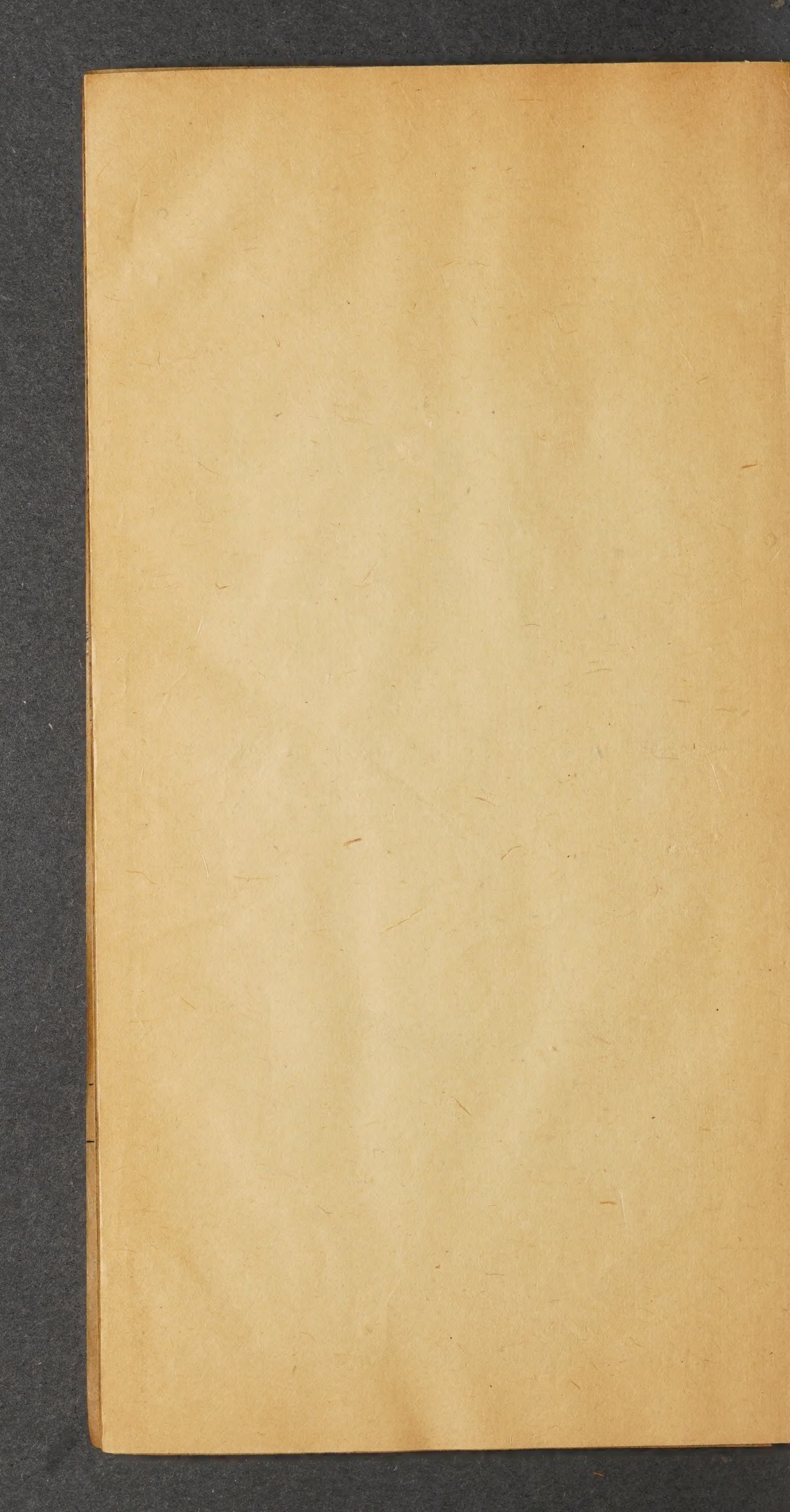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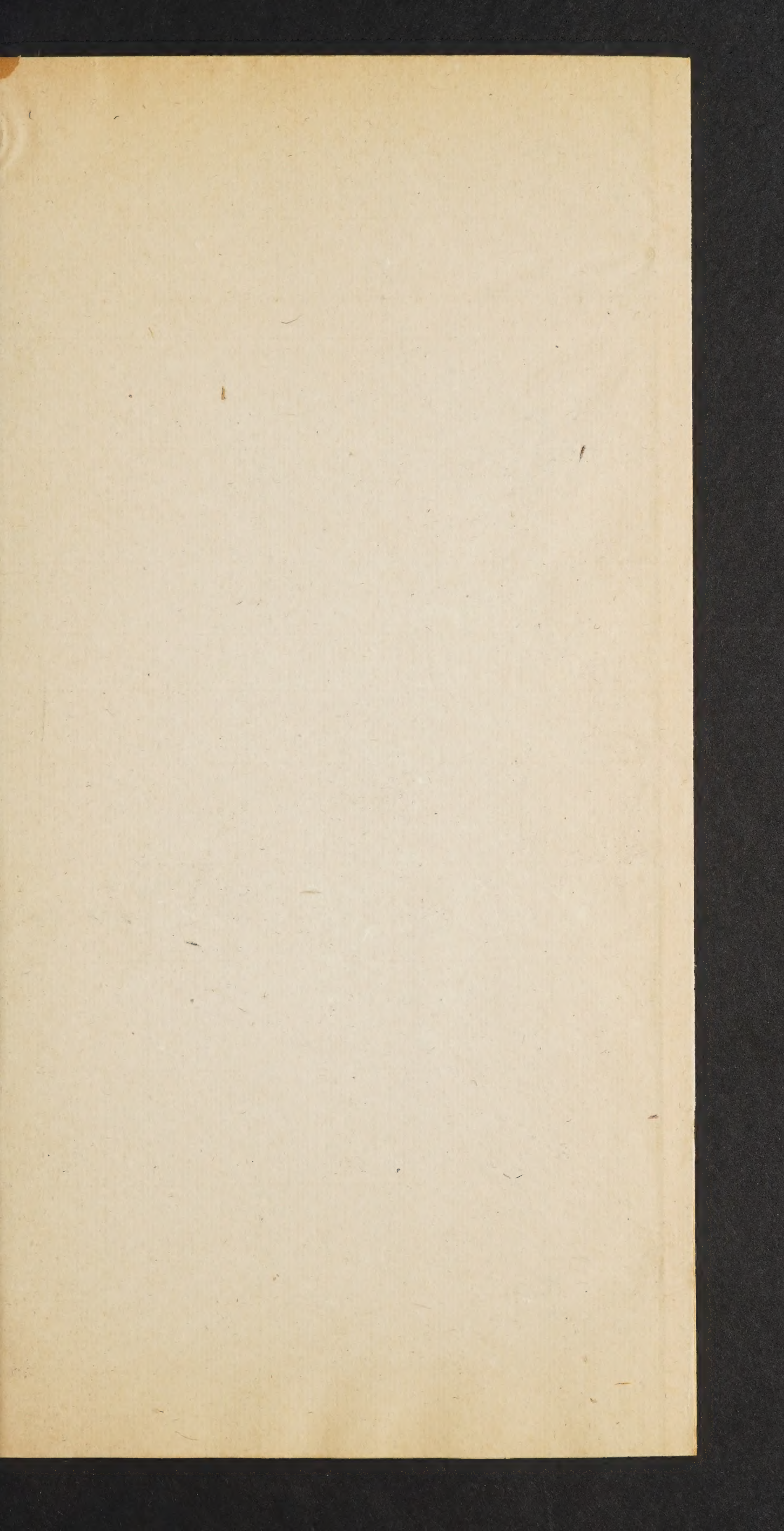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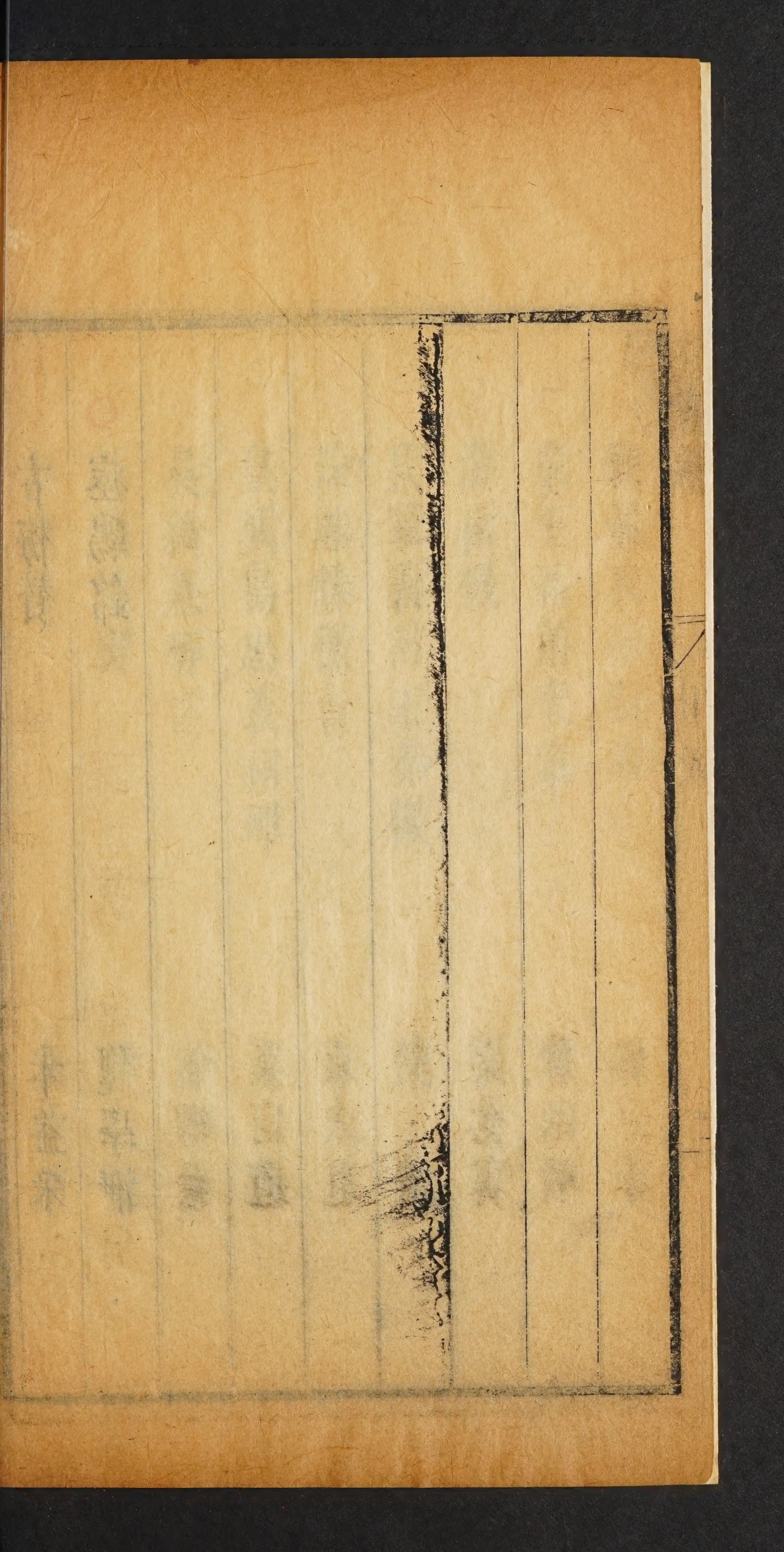




古梅贊　朱益采

○瘞鷄銘　魏學洢



古文小品氷雪携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再荅田肖玉　郝　敬

足下冥鴻高鳳、一字枉存、即稱希貴、重損盛惠、何施而堪此、往者一尺之布、足下尚疑𨅊之樹也而麾之、得一味之甘、輙以餉我、是獨爲君子也、愧甚愧甚、曩所云日夕縈懷、知足下念我不置、七八年間、心往衰病、不能出門、足下幡然肯來、是蓬藋之光也、下榻巳久、足下猶豫、豈信我

未深耶、區區蠢然一夫不曉世上周旋亦不敢傲世絕物所以鬱鬱城市不窺戶外者與足下兀兀深山不入城市心曲正同衰世薄俗人口如廼目如鶻吹疵洗垢議論風生足下欲一來人不以爲盍簪而疑素絲爲染區區欲一往人不以爲招隱而疑腐儒爲逃腐儒不逃逃尚可返若足下受染則青黃碧綠不可知矣不緇不磷是在足下非鄙人所敢決也若果來城市不可居别墅在西郊外足下云好眠好歌懶爲禮

此地有石可枕，初夏芳草落花，隨地地可爲茵褥。山深谷靜，可以高歌；市遠人稀，一賓一主，箕踞水邊樹下，去一切踶跂俗禮。主客一榻相對，足下臥惺歌罷，爲我說道德南華，指點黃庭參同；我爲足下講四子五經，楊搉羲文周孔當年心跡。優哉游哉，名教之樂，人生一快也。足下得無意乎？外人傳足下有仙方口訣，非其人不傳。區區食肉腥羶，無所用此，惟足下自愛。角黍酥餅各一器，人間烟火味，奉佐玉屑。

懶仙云古至人養生得道者輙能百里外吹
氣與人謂之布氣兩人學道氣有所感當在
尺幅之外

東吳伯霖先生　　徐日久

昨往彰義門簡點軍器至晚纔得先生作讀之正疲倦中忽地一身冷汗漸離貫高真不虛也侗初先生此舉甚妙若得多採彙為一刻不知針醒世間多少瞌睡漢子快極快極圖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須人奉承（自具傲骨）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茱黍前有三

道菊畦襍置萆蘇玉膏粱長如青黛池邊則翠雲草波斯菊被涯成繡魚則紅白青鯉三尾紫班俯檻臨之眞如遠望美人雖寂無聲息殊可喜也蕙品甚多但名不雅馴其原本未易悉不宜作妄語以應至於墻外遠觀尤堪點綴刻下即欲出門草草不能盡述且幅短書至紙尾不恭之極惟先生不罪也

懶仙云胸中丘壑略經布置便足寄傲林泉何必賦歸來之辭

與高孩之書　　鍾惺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

想見虛懷

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至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

此似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
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
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
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
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
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
于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
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
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

不靈之人設至于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自謂無痕者哉何得時相聚一細論之

懶仙云論詩之法不下數十家此書括盡古今風人之蘊令人但以尖新爲竟陵派者未望其涯者也

謂其渾者也○
今以為人之藉○今人但以尖新為竟陵派者未
識西江論詩之法不下數十家○此書若盡古
得時相聚一細論之○
屬以救之道有合其清新而自謂無爽者哉何
不○重○之○人設主于渙則未可與融須由清新入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周順昌

計滸關分袂節序倏叓獨坐靜息長安花何如（朋友最不易得在鳥紗中尤不易）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亦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鍾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畫眉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槩可想今科

繁費稍減加以節之省約亦要得二百餘金已
去其半此半竟無門可貸眞是苦事然大率積
習使然第一人那能盡革可奈何月中分兵部
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
國事壞于虛文壞于議論可歎可歎
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閒中接
邸報閱之見朝中士夫議論互爭不一即一南
畿學使甫推浙省案臺某而彈指隨至矣況
福王請封復緩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
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

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菽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入股緣謂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

○進○士○中○大○率○如○此○

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貧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

四○字○是○忠○介一生作○用

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沈遲速何所不可須當

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予之角去之齒四其足兩其翼造物自有定數安用營營爲且幸叨一第即不敢云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況弟孤苦艱辛往年備歷富易貴易一生痛恨今幸得一柸土寧祖宗魂魄志願畢矣富厚策肥實非吾念此弟可自信四知已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閒嘗以此意示之

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井心獨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榻中偶得一眞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世上有此眞面孔人奇奇）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眞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即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榷千載抵掌

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真氣語）竟代四知已訂交矣四知已亦為之快心否百余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云長安如夢裡何日得歸期讀之使我凄絕合宅想清嘉如昝三老伯僅以空函候問曷勝愧汗四月二十日燈下弟昌拜

曇隱云字字肝膈語語藥石忠介公名節千古具在此尺幅中

荅袁述之書　　譚元春

弟今春徂夏讀書江夏西菴暗栢踈林想見李北海捨宅爲寺之意萬情不與惟文章一道則不敢不以爲可傳修靜寺額然瓦甍耳我家北海宅作寺漢江濵非文章傳之哉弟輩雖張口肆力空取標持而已君家先生所處之地所謂天下莫不與也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嘗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傳世者之精神其佳妙者原不能定爲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

之而若其所不足人當指爲疵類者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即在此而又安知古人所以監取後世名者不明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而因以傳其佳妙耶無論古人之深遠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必有出于此者即濟南諸公自有所以決不肯没此段苦心開人之議與以議而留天下後世之名夫豈苟也乎哉此不實致力于文事不回旋于今古之變决不知有謏人人益畢謗佛佛益尊之權理也如弟與君家先生恨未嘗納交然得與吾兄

爲知已則亦有通家之道所以不掩其疵纇益成其靈奇者若或交之也耳夫推尊人以成已之高有之矣詆訶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雖愚者知其不可述之奇士弟輩所爲行逕不可謂知之淺矣而嘵嘵致辨者凡以爲文章之道疑義當析旣于此深入豈肯浮愛其親且君家先生神靈烱烱决與弟輩相

不欺不妄所胆如見

關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而不信弟輩爲眞愛者哉每對人及書札中卽稱中郎有子奇絕每

向人誦爲人子豈便爲人奴語無不稱快今書中又有不欲效顰先世反辱前休及上賴繩削以佐袁氏威儀等語決知吾述之爲尊先生所瞋目矣今人所云云是以庸人待尊先生也尊先生決恨之無疑也聰明才人同是天地所私豈肯復作異同與造化相反哉亦惟省之念之而已

懶仙云附和古人亚縣文章無深入處譚子論古手眼足與千載相通當令古人恨不見我也

答金正希　　譚元春

兩得吾兄書、汗出斗許、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出、入嗔恚熱惱而不得出者、似乎有間、尋常厭人沾泥帶水喜一過而忘之故伯敬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學道弟之不能學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貪戀光景、極知光景朝暮更換而寔有所不能舍也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愛財與我同愛色與我同愛交遊玩好與我同而自以

爲學道不知我不學道又在何處及迫而問之則曰此何礙于道子真不知道矣弟愈不服其言彼沾泥帶水而我灑灑落落沾泥帶水者而責灑灑落落者爲不知道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乃出自吾兄則實修實證無所大戀戀于世而恐得住苦得慣矣伸手接引含淚下棒弟獨何心自甘昏浮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是何刀法一刀遂了者是何了手兄于所爲看經持咒叅禪念佛必當從一門深入我輩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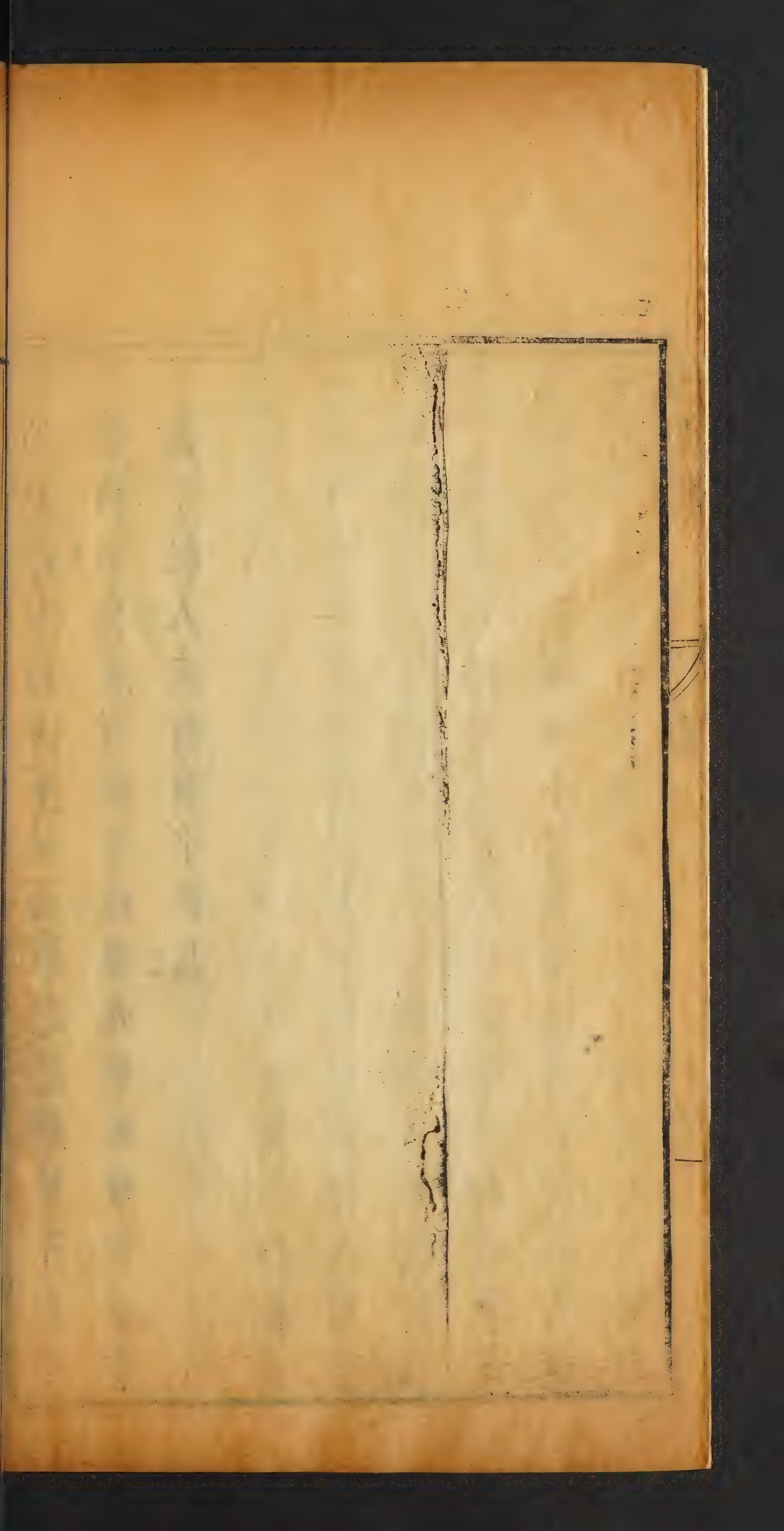
清淨時○萬念歇下○覺此事不謬○而少頃事煩人雜○可笑可樂○神疲力倦○性命無歸○未嘗不悔而卒無一法遠此塵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此雜念眞境○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入社○弟嘗舉以自恨○而公安王以明累書相責、則言無雜念○不可學道○添我迷惑○莫如此語○畢竟是正希急○急○討○個○了○絕○爲○是○而不知何從便得了絕○則請正希示我一路○雖然學道未有不苦○楞嚴云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刧辛勤修

持○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淸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而此心斤斤悶悶○絕不知有數者之美○可謂能苦矣○弟則有不能者○雖不至取其光焰以自加○而未嘗不資其津閏以自美○方有惟恐其○若之意焉○而欲以學道○豈不跡乎○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一時○而學道之人○果眞無礙於是否○雜念果盡割絕否○反而求之○千萬再以報我也○弟非無知、強相排抵、亦寔寔求

一消息於有道耳○至是而弟之通身又汗出矣○

懶仙云急急討箇了絕纔是學道實際正希

眞了絕人定有箇中消息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寔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于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

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儁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詈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菽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偪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即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為人笑罵而寔笑罵

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懶仙云寧受人強不受人憐吾輩本懷讀此聊足解我憤懣



與徐念孺　萬時華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山洞壑雲烟草木之間尨自蓬勃但我輩胷中無浩浩落落之意便不能收之筆墨間耳（會心人語）弟意况甚寥落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憶湖上榴實纍纍巨源時摘取（追往感今一彈）令小奴遺我今一耳之餽遠莫致之又惘惘也（三歎）蘇長公常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九不宜輕擲

第四壁悠悠良媿斯語矣○

曇隱云、數行中許多韵折○想其胸次之澹宕也○

爛仙云、㜑管時逸輿遄飛○

與吳泉香書　　陳弘緒

季夏雷榮予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讐較精審、剞劂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亡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

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
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
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
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
尚存於今日則何可不急為流布雖其流布之
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苟聽其隱顯
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
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
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

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葢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泰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藴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

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
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
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
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
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
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
流布之日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
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於唐人唐
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

於時。而況於僕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曇隱云、士業酷嗜異書。輶軒所至。蒐抉獨富。讀此想見其好古之懷。

嬾仙云、孫巨源得古文苑于佛寺經龕。姚連州著文粹于縣建樓貯藏著書藏書。良非易事。兵火散亂。今古同嘆。年來如伯長之淪落

不傳者何限。余顧好古家。俱如泉香士業輩。

我明一代著述頼爲不絕已。

答梅惠連書　陳弘緒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窈折也、沍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掇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凄然足以感人、固不獨其文之奇妙而窈折矣、雖然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卽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

奇喻

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即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即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

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乎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採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假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閶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雞犬其所舐啄之藥罏此眞

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鷄犬亦仙。其鷄犬即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雞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傅生之徒。亦嘗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許多曲折）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鷄犬乎。抑又僞採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採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倣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

眷傳生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淪銷滅與艸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雞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映古今此仁兄眞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閶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弟恨夫羣而効江漢豫章之文者非失於臃腫支離則失於怪僻詭謬譬之於丹皆其僞採之而僞造之者也但欲得仁兄之丹法以示於天下而其昇天與不昇天弟之

所不暇計矣○昝魏伯陽丹成○而恐弟子之心懷
未盡也○以其丹試之白犬○犬斃○試之於他弟子○
而他弟子亦斃然伯陽之丹則眞丹也故其他
弟子與其犬雖暫斃而可以復生弟輩之偃蹇
屈抑何以異于服丹而反得斃然終不能舍仁
兄之眞丹矣仁兄其謂之何○

曇隱云、感士不遇○可以無賦○然其情更恫乎
言之矣○此便是金丹眞訣○

懶仙云、奇妙曲折○得文字中九轉丹○

荅張讁宿書　陳弘緒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我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炙不塟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即其詭托箕巫陰去分宜（作用奇）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

最奇眞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

世有此異人

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駔儈傭夫厮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

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
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
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
其一不知爲誰
其一迺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
可嘆
其鄉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
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
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
於褒衣博帶之儔何况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
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

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兄之交游遍於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於心隱之後。更快事也。心隱集有便望再見寄爲感。

嬾僊云天下奇士。必得好奇者爲之表章。精氣烱烱如覩。此書可當呂先生一則小傳。

與黃東厓太史書　陳鍾琠

承示詩樂之說、於魯論雅頌得所、與帝典言永依和之旨合、眞爲特識、向見陸儼山嘗著此論、第鍾琠聞有疑者、夫子曰興於詩成於樂、詩與樂自是異用○說者謂夫子未刪之前○詩之用全在聲歌○夫子旣刪之後、詩之道兼備教戒○又郝仲輿云若詩爲樂作○卽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借用○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射燕饗皆通用之也○此說有據否○至于樂書古失其

傳譌數不備鐘鎛差池君實景仁爭駁黍度故無要語玄成穉圭推論原本亦非確旨至京房揚雄輩叅以周易則又蛇足矣嘗聞一前輩有云律自律曆自曆易自易者發端頗妙惜未畢其說鄭世子曰國風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大雅三十一篇皆宮調周頌三十一篇及魯頌八篇皆羽調而石齋先生亦曰關雎一篇首章多爲清宮次章以商羽轉角三章以徵還宮葛覃清角帶宮聲以歸羽卷耳

清商。間羽調以歸宮。喬木角徵之音。歸於清商。似此二論演之紙上劃阡分陌字字清明二公故有確見。第鍾瑛意須使後學者尋黍按寸。孜擊鼓。鐘實有持循而後可。不齋未傳其譜。鄭有譜矣。多幽疑不可解。嘗依節而求之。茫茫無下手。想鍾瑛學問粗疏。不足窺其堂奧。抑此道微渺委難周知耶。鍾瑛於論樂諸書頗服瞿徵君。瞿非有著落。但就前人所論析者申說得十分晶亮。故可孤行也。老先生學徹天人。幸傾囊開

示爲今古了此大疑案關係來學不少鍾瑱冒昧謹啓

懶仙云詩樂之指○先儒聚訟○莫知折衷○沈存中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纏繭○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當使字字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謂字中有聲○今石齋先生論○妙審聲律○惜未傳其譜耳○

與曾弗人書　陳鍾琠

頃晤閒縱譚隆萬以來諸公詩文、殊痛快、閒未詳盡、僕妄再宣演之、惟弗人裁教、僕少小時佩服馮臨朐、嘗閱其應制論策、於古今治亂郊廟掌故人物禮俗、安筆迅書、入情入竅、他著述亦復稱是、古人有言、其文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此公是也、北地多痕、太函多襲、新都多碎、如臨朐者、左攬宋金溪袂、右拍張江陵肩、經國大手、非可以修辭工

拙論也○馮具區陶歇菴決起逸發○心手敏雋○然
適望劉孝標而止○未爲大方○孫月峰大有古意○
僕竊疑其批繩三經殊膚淺○或曰出後人贅筆
不可知○至云唐宋大家○欒城不與此○故失言○欒
城古史老注○出晚歲更定○多透徹性命語○深博
寘隱○孕育氣象○實出子瞻易辭之上○僕正恐大
家二字不足以辱欒城○而月峰至擯之使不入○
過矣○虞德園幽譎杳篠○有味外味○然多鬼趣○笞
人云滄溟先生拈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

虞德園與劉子威黃愼軒俱未免犯此○此黃奇而拗○劉拗中帶直○文太青亦近之○第文伊維書院講學語錄○直搗漢宋諸儒之巢○王文成不能過也○文成本之心○其弊為釋子護法○太青直遡之天○是孔孟嫡傳正印○解此唯鄧潛谷一人爾○潛谷之言曰、書詩禮樂春秋天之五運乎○易秉異符○則其元命也○以故凡有著述○悉秉于天○眞太儒也○廊廡之下當占一席○今未有舉行者○此經好題目○凡我後學急為拈出○必求其配○則郝仲

輿乎九經解探討天人商兌今昔確有來歷不
同泛說僕未滿者易解中方圓圖都不費思想
故是草草要此二公撐持乾坤跨躒日月詩文
品中未易揣摩僕因論太青偶及爾僕又見潛
谷列文成於異教中亦太狠也今古文人率駘
宕無氣骨嘗讀劉禹錫柳宗元傳爲之惋歎拍
案而起繞牀數匝或中夜念及輒膠結不能寐
又閱韓退之與于襄陽陳給諫李浙東書醜之
至恨茅鹿門先生何故瞇眛爲之選刻也趙大

洲氷肝雪膽。大類楊椒山忠孝之氣浮溢楮上。甞翻較一二篇、想見其搢笏出疏時。雄震恪恭。生人敬企。因思一代作手。使有如大洲數人。燦燦乎若緯星之經天。光芒灼旦。於以洗文人多薄行之名。洵為快事。至所彙經世出世二通。不免看作兩橛。然儘非門外漢矣。萬以忠易原、括出未發之中。北王龍溪尤透切。楊貞復不及也。董崇相屯田三議、實實經濟。不滅趙營平。僕甞言前輩如瞿黃梅之律呂。徐玄扈之水利。李我

存之歷數與董崇相之屯田眞可單行百代雖間多未確然實有所見不勦他人牙後也陳明卿攬貨太多轉脚未快間出一二語亦見血性同患淺言是其壓卷公安三袁各踞妙境中郎尤勝但多帶謔語僕於李卓吾始非不服其眼之亮與筆之横也嘗私擬之如追捕亡命人火急星速是秦始皇博浪沙中手段第以其太翻案好撇擿往賢病之至見其評點諸傳奇則大憒憹颺告同志爲是書可焚密友吳宣伯嘗苦

口勸誡云是余鄉先達何太無情面僕肅容對曰蔡文莊李文節蔡淸憲何匪莪四先生者瞻其人讀其書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此何莫非鄉先達而必爾爾蓋僕老生襶褦氣迂濶至此唯冀宣伯有以相亮也抑嘗記元結有言彼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迺知此等迂濶不獨僕然也董思白

跋語峻巉有韻陳眉公樸篤又和緩是布衣風
格如徐山陰者則布衣不足限之矣出入莊列
屈賈時而悲哽幽咽幾不欲下一語時而號慟
嘘歌泪泪數千言人奇文亦奇遇竟以愁憤死
嗟乎造化之報文人刻薄至此哉鍾伯敬嘗云
此其法與秦人處功臣同陳餘曰功多秦不能
盡封故以法誅之悲夫鍾伯敬文有數體各如
其題裁之筆墨深厚氣運閎深詩絕冲淡雖之
則其而等字參錯軀遣具見奥穆但學之者失

其初意卒趨貧薄如余亡友商孟和韓晉之則不免墮彼雲霧中矣譚友夏靈腕幻舌與伯敬大不類人盡以同調稱之僕嘗辨其非僕意伯敬古而化友夏奇而至伯敬有神境友夏無凡境伯敬坦坦如平地服牛乘馬悠然適也友夏則峰巒巃嵸疊出意外眺聽懷新伯敬如晴雪霽月使人喜友夏復如雷霆交作風雨總至倏然使人驚伯敬能爲友夏友夏不能爲伯敬此二公之辨也湯義仍王季重氣體頗相近義仍

自云其文不及詩僕意以文猶有軼宕之氣詩則太板重季重稍險窄諸游記復奇絕畢竟是虞德園一眷屬但頭巾較清明爾艾千子爲文頗有本領似曾經歐廬陵曾南豐門戶走過者但彈駁于鱗弇州以爲妖爲勦則甚不必矣于鱗刻異登易言弇州合閣四部洵是一代鉅手王槐野且郤數舍况其下乎文多集古句詩則二公之近體均妙品也僕思使千子再讀二十年書想不爲是語章大力輿折是一絕妙子分

陳大士出語太率太熟頗類宗子相要其衆道衝飈迅浪瀚流吁可畏也至若黃石齋黃東厓倪鴻寶三太史廓清文穢高蹈詞場今其效已鼓動天下矣且年齒尚壯才力未盡詎吟之典方酣僕未卜其所至也似當於燕許之域另開一疆聽其馳騁陳卧子夏彝仲朱子強異日當爲丘文莊鄭端簡無疑且駸駸乎過之僕跧伏海嶠家無積書聞見踈陋意所揣測僅僅如此不能如袁昂敖陶孫之字權句衡也惟弗人裁

敎弗人藻思飈才非僕敢望弗人詩遇題輒發情境逼湊小者沼沚大者江河僕意中戞戞思爲靈樸一二語猝不可得勉圖之淺澀不成句嘗自笑以爲若怪松蹙縮株不暇枝枝不暇葉之狀弗人文推引古道痛徹時務如賈太傅政事疏董叔會嘗語僕云弗人每下筆輒欲效奏議體僕有所作間擬演舊義則類漢初諸儒傳授經旨拘腐無所用之千秋大業不得不讓弗人獨任也弗人勉之道途遥阻會晤時少乘此

一刻上下前哲良不易得尚冀弗人賜我郢繩不盡

懶仙云灑灑千言直抒胸臆覺弇州國朝文許猶遜此疏爽宏暢



辭友稱山人書　　薛岡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焉、曷嘗一日離箕潁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况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遺青襟、厭薄冗陰虛邁、年齒蹉

跎、雖爲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馬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佳什、喚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質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日布衣。名副厥寔。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耻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韋縫。家起早

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涸衣冠以徵盻睞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莼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襍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摹寫如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眈眈貴人以爲奇貨甫搵交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遍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閽人始六也（醜態曲盡）年無老幼刺總覥生交無淺深稱

○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侈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詈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客○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焚玉石○俱呈伯樂○不與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

○分客者着眼

士○左席互居○老寉山鷄○廣庭共畜○宜乎君侯稱
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
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
子○區別宜精○孰踈孰夷○弗爲所眩○山人之名○道
是美稱○寔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
于穡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佞栖遯
情濃○遊遨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
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广○烟○扉○中○不○敢○

不。欣。然。拜受。

超宗云、余每遊山不逢一人。通衢廣廈。聯袂而走。竊怪山人二字。不知着在何處。千仞此文足爲山靈吐氣。

懶仙云、立言似有所指。爲山人不在山中者下註。脚痛快言之。剝去面孔十層矣。

徵奏疏館課啓

陳震生

原夫文獻殷繁、無踰聖代、三百載熙平之治。億萬家著作之林。雷鼓霞蒸。陵唐轢漢、其間畸人逸客。棲嘯嵒泉。髦士耆儒。弢含繩甕。篹譔抽于璽緒、流行得自巾箱。非不藻黼詞壇、笙竾萩苑、然而爭妍鷄坫。非修五鳳之樓。叶韵蟬林、未入一夔之譜、其于軍國重計、臺閣鉅體、雖云有斐。不免闕如。夫言成藥石。則奏牘滿于公車。采炳敦彝。則課業盈于史局。文旨有用。法在必傳。而

瀕布有年。致多散佚。某雅志表章。不忍卓犖鴻篇。淪諸蟫蠧。爰用編次。務爲兩部。總號極書。業授堅梨。漸成全帙。惟是瀾飛學海。登一葦所能杭。櫛比書倉。進一篳而未饜。敢云手眼所到。輒已粹撮無餘。佇覽匯中。上自宰衡。下暨百執。雖顯晦代著。而零替亦時有之。甚者僂其失所。將如任昉之孤。兼之什襲遺編。并乏蔡邕之女。當時烜赫。膏馥溢九州。沒而湮鬱不傳者何可勝道。其撫膺悲悼。每欲遇之高山流水之間。夫龍

劒埋尖于獄底鶴碑秘蹟于江干先沉后揚自
關運數令豈無幽幽書幌獨寶論衡之藏亦猶
寂寂僧寮曲護蘭亭之本者乎倘肯慨發笥函
千里惠寄俾得鈔錄彙入編中煥幽夜之奇光
奏鈞天之逸籟當年義心苦調一旦如生地下
修文未有不快異代之相知者也至若同時名
世鉅公或攄忠丹扆則晁賈持籌或灑藻一堂
則韓歐載筆弼治宣猷揚葩振典靡不樞紐一
代而書生伏處蓬窗單惠沉剽未闚宏軌其風

流遐阻者○斗山在望九天之珠唾何來○其衡宇鉤聯者○簪舄可親○二酉之瑤函尚靳○縱寒膚嗛腹之于○如壤虫甕蠛○未足觀經緯之大○顧春霆發響○則俯蟄驚飛○神龍浮景○則幽泉高鏡○鑒望古而遙集○恐當前而失之○伏祈臺下鑒其詹淵之誠○譬彼樵蘇○驕語王道○愁收之块北中○一切朝廷登奏之章○館閣磨籠之業○傾筐倒篋○郵致寒盧○便當焚玉甃而展誦○對其文○如覿其人○勤金版日流傳○信諸令○并垂諸后○立貴雒都之繼○

寧輸甲觀之藏也哉○晨夕跋余、願勿以彼哉斥
我、此啓、
懶仙云、歐陽得昌黎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
賾○至忘寢食○遂以名著○彼時韓公文未盛行○
歐公得斷簡殘編○遂受正法眼藏○今韓歐文
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賾而獲玄珠者幾何
人哉○青雷讀書探奇○故不覺史筆清挺○情詞
相副○直可高激薄雲○



山居謝客啓　　聞啓祥

不肖學拙非時數奇不偶刖足何止於再折肱已倍於三公車七往還匍匐道里者四萬以計棘闈五出入坐臥席舍者一月於茲嗟哉皮骨爲枯悵矣頭鬚都白引鏡無食肉相寧復餔糟啜醨結廬有住山緣政堪息黥補劓用辟馬走決志鴻冥三徑無資竊比柴桑處士一廛可託願爲河渚先生上之學道娛親次則讀書教子閑雲野雀從此北山北而南山南濁酒清琴于

焉晨斯晨而夕斯夕猶恐造門勤長者之轍以致題字廻故人之車敢布腹心冀寬鈇鉞或維舟岸側如王無功一往歸晤覆未可期倘命駕山中效稽叔夜千里過從所不敢請

懶僊云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雀孝標之目二劉也余以之似先生

西湖船會啓　　聞啓祥

天下不乏名山川、顧登臨者或有車馬之勞、或有風波之險、或可想而不可即、或可一宿而不可久居、若夫天生一巖壑非遠非近亦淺亦深可暮可朝隨坐隨卧烟波極目而無其險行止任意而無其勞經年探索而勝不窮一日婆娑而趣已足者其惟西湖乎欲領西湖之妙、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向背横斜一定不

易而舟則幻山居剡㴞應對猶苦未免而舟則意東而東意西而西物色終有所未便又甚寂而安舟之功德侈矣哉昔馮開之先生獨謂西湖之妙在淺既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服兼亦無資至今猶同說食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蓋實錄也嚴子印持向有斜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予踉蹌北

歸造物予我以閒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之所而甁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便可人主一舟忽焉雲合忽焉鳥散于焉寤歎于焉詠歌望衡對宇之歡賞文析義之樂不在陸而在水不在屋而在舟豈非希有勝事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船子高風不可追已陶峴三舟一以自載一載賓客一載酒饌徒豪舉耳吾不取也惟玄眞浮家米顛書畫舫廉

夫春水宅竊有志焉故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篷青篾織魚鱗略參差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標短帆數事不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之妙妙於裏湖正如美人之有寢幃神仙之有別館窈窕深靚殆不可名譚子友夏湖中復有湖一章眞得趣之深者今船必着樓遂令斷橋以北六橋以西封以九泥恍同函谷不復得路杳如桃源此何理哉放翁又云船

設低篷學釣徒却嫌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寇緌不礙則亦不嘗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獨歌妓不許上船一則差遠人情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俾議禮之家稍爲綿蕞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抑予又念西湖勝蹟十湮八九即如柳浪花港諸景在販夫村嫗口中者亦駸駸不可辨識矣田叔禾先生游覽一書裁自先民雅稱具體但滄桑屢變楮墨日新損益可知刪定

有待蕭伯玉有手芟善本當遣索之今更輕舟往來細心研討舵師漁父文獻足徵斷簡殘碑陽秋具在漫成小史以補闕文務使前賢撰述頓還舊觀西子風流重開生面斯西湖不負此舟此舟亦復不負西湖矣諸同志倘亦爲我躍然起舞乎願與斯盟其各書名於左

懶仙云謫仙詩有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子將落筆時想當爾爾

請侯廣成督學游廬山啓　黃端伯

玉戛金鏗、教化鐸傳於夫子、珠旋璧映、光明輪現於宰官、風雲欣際乎上霄、日月快瞻於西土、懸企鳳笙之過、願操牛酒以從、恭惟台臺神葬夷門、氣吞震澤、道從關濂閩洛、以來單傳正印、文在秦漢商周之上、獨握玄樞、化行南國、慶雲齊靚於秣陵、恩沛西江、甘雨頓濡於彭蠡、選賢良方正於草茅、五老之中推大老、羅豪傑英雄爲堯李九奇之上、拔真奇、既存至公無我之心

尨具先覺知人之根○鳳毛麟角兼收誰歎遺材於曠野○師子象王並駕久聞授記於靈山○微言、羿理直敎頑石點頭○妙義傳神、還使枯椿開眼、木鐸徇四方、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金燈照千古、○乃神乃聖、乃武乃文、展喉歌白雪○泠泠出世之音、搔首問青天○赫赫驚人之句○一朝宗匠三代典刑、某與德馬蹄、神沉雞足、披荆棘以作廬○漫有山林之癖○紉芰荷以爲佩○殊無市井之思○遥瞻君子之德輝○竊想至人之神韻○寅詹某日、敬

逭福星借花獻佛敢薦澗溪沼沚之毛撥草尋
師頓生墻壁瓦礫之彩寶誥琳文香社發祥於
東祖銀鉤鐵畫墨池流澤於右軍采蘋采藻大
悲院裏有齋傳鉢傳衣妙法堂前相見陞座一
錐意旨默承於龍樹過橋三笑風流重繼於虎
谿吸露餐霞爲供好玄將效於麻姑吟風咏月
而歸尋樂獨酬於茂叔瀑布氷懸龍洞霏霏玄
雪舞香爐日照崔林梟梟紫烟生屋上山屋下
水道風高嗣於子瞻鉢裏飯甌裏茶禪旨密傳

於文偃古月當臺寧恐攢眉先去秋香滿院庻
幾把手並行恭望惠臨曷勝翹佇

懶仙云先生入山精心學道數年有得後雖
登仕每借宰官身說法故其立言多起悟玄
朊確是再來人不失盧山眞面目

儋書賣藥啓

章美

葢聞文章遐啓于六書陰陽近徵乎四體結繩之風既窅多事遂以多機生我之意未明禍身因而禍國道藝分指忠孝斯湮是以鳥迹成文無端動夜鬼之哭蛾飛赴火憂心在本草之書籀宗寖濡斯篆作而邈隸又起砭經迷惑此爐熱而彼窯謳可寒或好瘦或好肥如相美人須臾而曹思楚襄易志或專補或專寫猶御軍旅一

（庸醫可歎）

日而子儀光弼異施然而顏筋柳骨不知凡幾

變要以鍾王爲本。玉札丹砂。無慮數百用。咸視張李爲歸無他。象立意盡先王之道。猶存肱折醫良易世之理不改也。美也賤。伏枯厓羸踰弱草晝前學易。寤寐羲皇而未能。肘後傳心。俯仰岐伊于既送。側聞心正筆正（精工出于自然）心邪筆邪。善書莫如程子之嘗敬頗悟上藥養性。中藥養命。神工無若長梁之得天不虞。歲在甲申。觀海鹽新亭之淚春維丙戌。橫蘆摧卒。士之心下民其魚皎日沉沉于筆塚。君子爲鵠。晨星落落于桑池豈

讀書而未工無胸有手何裹煬之皆是裂地燒
天嗚呼痛哉察其情形一嚮一背狀同指掌稽
乎動靜或虛或實病若見垣是以息心素毫極
志艸木臨摹舊本雖非壯士所矜證治良方敢
曰眞人有秘排戕揮絹依稀古井畊田分朮理
小中見大
芝表見君臣法守懸針垂露縱橫由秉直而生
伏虎降龍施濟庶力仁而得藏至文于闔闢達
血氣于尊親非小道而可觀實有恒之顯見推
斯志也所謂華以實生和由中立夏雲飛而草

蛇鬭天心物理法本無爲臭端贅而腦後鍼治亂經權德歸明哲是故有至人者淵然澄心泊焉廢慾苟或進我以大道約結素朴則不律可焚抑將揮我于上皇呼翕虛眞則靈樞亦腐矣小子敢不長跽請益于斯

嬾仙云得漆園寓言之意而歸乎莊語可以見其志之所存

與梅花牋　　　　黃元會

唯梅花之爲華也炎帝始著之圖經屈宋不敢入騷賦寒香素質松竹舊盟鐵面冷心氷霜衿并孤山映月淸夜禪機東閣停雲玄冬古色綠蕚香消南嶺喧雀爭傳虬枝影落西湖眠龍欲起籠餘芬乎野墅費驛人遜雪之評植勁格於商巖却帝子調羹之勑此蓋亭亭丰骨豈若草草芳華者也奈梁王佳賦偏多其貌婉姿嬌如宋子名篇遍擬之綠珠通德故必何遜乃欣其

梅花知巳

逸韻藉非林逋誰識其清眞月冷羅浮戲入書
生之夢風高漢殿誤催帝女之粧海紅偶歲月
之同僭分半字共梳實昏淫之樹竊冡家山並
席蕙蓮辱九錫之號兼資桃杏媲五出之呼羌
彼同心麗枝忘標宗牒以至返魂奪蒂潰亂花
宗漸有紅愁綠怨之吟亦多弄粉團香之句著
霜吐照遂疑同東徑之寒英雜霧颺江便謂奪
深閨之落粉何物秋蟾女子並稱世外佳人笑
他高髻婦人亦詠南枝向暖名素肌爲靚質不

嗇貞媛遭淫比鐵幹以芳條寧異白圭受玷况
彼世人得句者少尨嗤俗子攬筆者多昨見東
埜鄙夫盛吟跡影今又西鄰黃口擬賦暗香所
以高士拊膺代爲憤憤茲乃矩章通意誨爾諄
諄願自今之後留淸以似知音積素而須識者
含香勿發毋爲艷曲裁歌閑影善藏不使素娥
窺覷庶幾可待帝梧共參曉日亦不愧與王竹
相倚靑天則禮俗之士絕其吟短咮之夫閉其
喙醜彼白雪慰我素心固梅之故節寔花之幸

事也用陳末議敢告司花

曇隱云、歪詩俗文搖筆鼓舌山川花鳥蒙穢負寃久矣得此庶令詞壇中無俗子闖入

懶仙云、啓齒發頰香氣噴於席上如寧王與賓客談論先含沉麝

擬山巨源荅嵇叔夜絕交書　陳子龍

濤白足下蓋聞達人不矯物以矜俗明士不懷文而託晦是以無法之地不可久居有意之放謂之遠道今吾子悶雲華于盛年頓正性于清時詳覽來青自耽彌極我寔增懼我雖鄙昧不敢與足下稱相知竊私揣量高致舉動激雜不

凡令叔夜詞塞

合一章禮故兼違華寔相戾故欲托假朝命匡拂逸情引于通廣使足下有所適耳足下乃斷厲憎悼如避汚穢訴僕爲不相知假令僕誠不

知足下方將以足下爲世外閒逸優游樂豫永絕區累玩心澹無乃古之高士豈復相強以事相加以榮耶乃知足下于此殊矣足下又動云老子莊周許由接輿之流又非足下所當託也之數子者或履隆化之期或當闇紛之世混混同世人去古之忘名者一輩耳今吾子少婚貴族長仕本朝博負儁名宿擅學問兼以交遊清拔聲譽流溢負過寔之望互倚矜趨而乃睽人立尚寄跡不倫脫宕沉矯人皆莫測自古以來

陋巷之中濁酒之側豈有此等人哉僕觀近世亦有立德不固疾聲撼物究其修止莫不自謂寓機玄簡安情冲蕩世尤憎其所爲固大遠其本志足下不嘗聞之乎僕又聞當塗之士逆心于異物趨功之彥觸疑于別立足下之所爲僻隱誕躁當有病狂之棄而浮慕日繁延馳尤遐足下自視豈能謂不復異人耶足下縱欲以此解適老死天下頗信之耶夫能言之鳥緋翠之禽能入乎深山絕巖則歛音縮綵若寄居樊中

猶安食無患若炫色市屋弄音闤巷雖不爲鬻
（可得藏身之道）
鷹所擊童子所殘不可得也今我子不幸備有
聲色又遠壑巖復不遠就羈畜便欲何所爲耶
遠觀東方柳下不鄙小官近卽嗣宗已受名爵
皆足下所悅與也獨自拂塞何所怨懟其於今
古之人竟欲進孰比倫乎足下又言性喜老莊
重增其放僕又不敢信夫和世諧俗因應于適
然周物無累入機不凝莊氏之教也至于荒渺
遺棄乃其餘耳今足下抱寄言之浮換失中秉

之至要未可謂之已得也足下又謂不識機宜。慢于人情是誠有之至于性急佚晏意近散暇。若見塵坱惡習貴遊恐緤身人間舉名朝士便絕不羈之樂束忘慮之宜又非僕推舉之意也。當今皇塗疏直穆穆布列、大德競登、一材畢獻、豈復有未備之章、俟足下之宜力乎但足下親際文明過爲拙傲非隱非顯不廢不典將別途于人羣變俗于盛世何得不見他意又行此乎。僕欲足下一出耳而足下乃疑僕欲變人心性。

改置其素與共濟物不亦迂哉雖我子放浪過
昔恣激谿常披髮朝門小遺巖上不失通隱之
致耳不愈昂舉野外扇發孤蹤以道生累蹈空
樹名哉足下念之矣且足下雅好神仙怡情年
壽抑僕聞之冥會宿符以証天適遠名避瑜用
斷人患覽諸記傳并合見聞必無忤物之幽靈
觸害之服食也足下其反覆鄙意并欲致所難
若極心志保壽命之道備矣諒悉高懷翻然不
滯山濤白

曇隱云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撓○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是以神龍潛于深淵○靈鳳棲于絕嶺○寰區不得而物色○所以能高出于羅網之外○不能屏跡岩壑○而欲自附隱流○不適以來腐鼠之嚇哉○叔夜之絕交○不若康伯之埋名更得也○



擬漢王嬙漢關別書　翁吉焆

妾嬙拜別紫氣、將染胡氛、凡諸都會斑聯之士、關塞甲胄之戍、無不上譽聖明。以爲輕色而重好也。大漢天子、播德四暨、緊茲單于畏威來朝、請臣請壻、是用稽首、陛下命擇美人、爰册闕氏、妾不揣薄命、振衣請行、荷沐聖顧、萬千眷注、然、中華之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有信耳。陛下豈以一女子失信於呼韓邪哉。承命以來、驅車而至漢關矣、今日妾漢人、明日妾胡人矣、回顧中

原宮殿龍鳳一時離心別緒萬難并釋藉雪管
霜瓦達一紙書於陛下前陛下亦鑒而憐之豪
而壯之耶然使胡人謂漢邦女子尚有一片丹
心將囊矢挂弓安敢夜射鵰哉今朝廷妖魔清
靖邊陲安寧百姓和睦四夷賓服上有明鑒之
君王中有和衷之公卿外有雄略之將帥而妾
以一婦人遠嫁要荒自當朝夕納誨賢王戒戢
酋長敬共厥守以無貽帝命羞鼎鼎芳心不敢
委諸草莽自古和戎興利歷歷不數而我高祖

皇帝用劉敬策嬪長公主爲閼氏陛下今日令
妾武故事妾敢不竭忠盡誠佽封疆之鴻圖紓
朝家之隱慮乎妾生於姊歸父祖兄弟臣於皇
朝妾雖閨處固帝恩之遺蠻悅也不自鄙薄漫
嬌顏色得入掖庭邇來有年癡東未咏昭陽之
匆騃情不買長門之賦陛下命畫工遂筆宮人
妾自以爲鳳得梧枝魚遊碧府得少伸忱而畫
工遂張貪喙兼以丹青吝筆錯點眉花空使楊
柳泣於雪岸芙蓉瘠於霜條玉貌氷心兩相怨

恨時或琵琶訴情僅能訴人音響而不訴人肝腸一旦天命遥臨妾適酸腰而起此正妾見奇之日也蛾眉應妒於形影應憐於御輦今萬里（英雄氣槩）行事主持華夷大局又非宮中爭妍效嬌之態矣閼門一字時達天聽君王已矣家鄉邈矣母父生妾不辰費青春於寂殿委香軀於穹廬毋亦妾之先臣荷重國恩幽明難報故生妾以奉朝堂一介嫡女莫羞盤匜異日史策青名固亦妾遇之不幸而猶幸者也近聞陛下命搜京師

畫工下之金吾此輩小人耳卽萬千戮罪惜何足辱朕陛下爲天下社稷主賜一女於胡虜固以賤魂屏棲于風霜亦妾所甘心爲國家辦事且人生天地有肝有膽萬當主持况妾雖女身心亦方寸其不以報陛下之厚恩者有如天跼而地蹐又何有於畫工哉恐天下聞之必以陛下爲戀妾之色卽呼韓邪知之亦不自安矧以妾小賤人之故而斷數千百人之命妾亦何心立於胡地願陛下憐妾之言赦盡畫工之罪則妾

雖生胡之年猶生漢之年也妾今別矣妾至漢
關效月氏公主嫁烏桓事一拍胡笳一曲琵琶
音薦蒼雲腔存丹靄上謝君王之德下泣父母
之恩千秋萬載傳我陛下有女臣嬙持節匈奴
則妾之勳名庶幾侔霍嫖姚媲傳介子不猶痛
快於帷幄燕私金屋貯嬌者哉故妾悲而復壯
壯而又憐敵愾勝氣淋漓紙上昇日登燕支山
令諸婦人盡削玉顏淡掃眉黛奉效至尊應不
笑王嬙有此丈夫手段也關門漢月以雄妾夢

生離死別。玉門無期。罔扣所陳。
明妃出塞。原爲呼韓邪請壻。帝按圖以明妃
行而戲劇乃以匈奴脅漢。一何相悖耶。讀明
妃辭書。允有義鋒。猶留[illegible]河。不然何以慕
北草赤。而明妃塚上獨青。豈天地亦爲之動
也。世禮行胡。仰藥而死。明妃亦女中杰哉。自記
曇隱云。情悲而氣壯。若非延壽曲筆。幾令王
嬙埋沒漢宮矣。拂鞍啼紅之句。供奉猶非知
己。

懶仙云、余想昭君不行。遇則爲趙飛燕。失則爲班婕妤。其抱琵琶而出也。不爲苧蘿女之沼吳。即爲王翹兒之敗倭。以一女子而靖邊廷功足多焉。擬辭壯烈。確是當年出塞情致。如李陵輩能不愧死。

孔方與疏裁絕交書　　陸起元

僕聞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未有賤之如糞土棄之如泥沙輕之若敝屣而彼反戀戀者也僕與君周旋久自君乳哺以至弱冠其間飲食教誨非賴僕以朝夕耶自弱冠以迨立成而仕宦而閒居其間養生送死婚嫁燕饗交際之類孰非賴僕以資給耶意君視予如父尊予如神不啻兄事之矣而顧反糞土泥沙敝屣僕者何也向以君年少志矯蹇殊不屑意今

漸老矣貧賤富貴患難靡不閱智與識將並老
而猶不屑意僕何也僕交也廣崇極天子卑逮
黔黎遠及狄鞮象寄含頁離鑿之倫罔不竊我
顏色倚我聲勢以生息且通好也而君獨賤視
僕何也僕世系久自虞夏肇與典與天地國運相
終始或以一品貴或以三品貴或以九府貴或
以四銖五銖六銖八銖貴雖黃白青亦品級有
差而赫赫當世無貴賤一也至于君而鄙之毋
乃不可乎昔夏之有德鑄鼎象物以威九牧我

始祖實大有功德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饘
有賣子者禹乃起我祖于歷山湯起我祖于莘
山以救人困遂弘大化武王入殷出我祖于鹿
臺遍告天下民大悅厥後成景不忘祖德權其
輕重大小而下之百姓咸利焉世是以長不寧
是秦獻公遇我祖于櫟陽曰此天瑞也作鄜畤
以祀白帝重厥事如此燕昭王築臺招天下士
孟嘗君亦嘗焚券德薛非我祖為先容士不至
薛不德也始皇帝兼天下貴我祖以二品姑勿

論高帝之與項王並爭中原也幾困矣藉我祖
借陳平往出奇反間弗稽其出入卒以與漢夫
誇口得出
以三代之隆列侯之雄炎漢之盛莫不恃我祖
功宗德以襄厥治况其他乎魯褒著論實卓千
古君豈未之前聞耶姑無遠引即如君家先人
廣受二傳以殘年乞骸骨歸倘非拜賜明廷資
我祖烈安得日具酒肉與族人賓客恣爲雅會
以終天年至于君而鄙之乎君非有帝王卿相
之貴也君年方壯非若廣受之頹齡也養生送

喪婚嫁燕饗交際之事政未有抵止也卽朝夕父視予神尊予猶恐僕之吐棄從而之他而顧糞土僕泥沙僘屣僕歟語曰義不主財又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今君挾好義之聲邀廉潔之譽動以阿堵爲口實甚至反譏愛予敬予者曰愚曰癖曰臭曰虜也何居君不見鬼神乎紙幣楮鏹竊僕名耳猶足奔走天神乞靈司命而況夫人今夫天至崇也五行非僕不生僊與佛至清虛也九還大丹非僕不成莊嚴布地非僕不

重玄經妙偈賛頌特先而況于人況于鬼神乎
君人耳無仙佛之術無鬼神之靈而顧棄予如
遺謾不爲計亦大昧矣猶頓孔桑豈眞君之罪
人耶雖然君不予愛僕亦何愛也君不予敬僕
亦何戀也僕往矣僕往矣僕恐箕山之節不足
辱君而首陽餓夫當吾世而再見也君將悔焉

孔方頓首白

懶仙云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葢可以忽乎哉

此非激語乃實實閱歷之談但恐文人薄命

即欲與孔方相親而路鬼已揶揄其旁奈何

明發與乳汁未遽而降見已歸咎其[illegible]奈何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劉　城

古今同哀和事而朔直責之憤矣朔嘗以伏日不待詔割肉去帝使自責朔再拜云云余傚厥體推言之不秪責和而責璧憤益甚故爲辭二篇

和來和來汝號言璧而不知人之不知璧壹何愚也不量其識而强持前使彼輕詆爲石以形見其盲瞽壹何忍也璧辟不祥爲國上瑞宜詔君王齋祓設九賓而廷跪受乃不忍櫝藏一再

往沾致茲詬辱又何無禮也薦賢不得士當被顯罰薦璞不得玉何遽爲僇汝不善賈使楚以璧故湮刖汝世負賤人貴璧之聲於諸侯又何不忠也和汝不自責顧慾刖汝者耶

責和氏璧辭二

倣褒責髯奴頭責子羽而爲辭至吾命意度朔所同也

璧前來聽吾責女稟清潔之姿蘊粹精之德薦馨天神降福人國其出也有爲其沒匪無說今

明聖遐徂戰殺紛拏既非急享帝禋宗黄琮蒼
璧又無需輯瑞班玉子穀男蒲珪瑋埋滅琬琰
泥塗卽宋有結緑梁有懸黎莫不辱在婦女碎
傳簪觽道高者引避價重者愧茲女踴躍冒昧
思見此世如麟來魯哀之年龍豢夏后之季制
氏亡玉人逝知我者希宜哉出非其時女責奚
辭吾聞鄭人稱璞玉之未理周人稱璞死鼠未
腊夫鼠玉相萬稱豈等級良以周鄭殊方俗尚
異嗜也使女擇居入魏則已一見于金食上大

夫之饋或自致秦廷亦償城十五羣呼萬歲讙聲而託茲侏儒下邑藍縷後裔雖于傖父曷覩瓌姿自共王戰晉呂錡創深四境之內盲目盲心狺狺獰獰往者白珩偉而一遇埋璧卜君史氏誣諛女懷此都如資章甫以適越奏鍾鼓於爰居國無人莫我知嗟誰吁哉產非其地當責者二且女誠欲自衒楚宮揚聲雲夢也則何不

○借○說○遇○責○之○無○限○痛○憤○

入子蘭上官之手投鄭袖靳尚之胸其人寵薄青旻權移岍谷吹噓生風雲咳唾成珠玉不然

亦借徑陳軫之口轉輸張儀之舌其人脣鼓雌黃辯易黑白瓦礫可使爲球璆玄圓惟此爲不夜數子誠爲之游談兩主不復生惶惑矣迺今委身野垠寄命單子無葭莩之親左右之容先於王之醉飽寢興而又質直椎吶恥學從横一斥爲石羞復抗陳使占人得關其說鬭主再涅其刑嗟乎哉如樂克薦孟軻于魯平景伯直仲繇于季氏聽移說詘勢必不企滅趾貞凶痛此罪蠱主非其人女責曷任然且寶不肯竟闕光

不使終沉發人涕淚動人酸辛始懷平之顛倒終荆王之歡忻陵陽既拜白虹氣伸覩神質之灼灼笑昔人之汶汶形彼愚瞽成女令名如淮陰既矦則亭長之妻非晳曲逆在漢見魏答之聽不明吹責女癡女又何堪今蕭蒿適用奚必蘭荃小璣足利焉事莫難珉璘碔砆易致而值廉烏待崑崙之上閬風之側鼉來委然必世歷三主人斷兩足泣盡以血然後受福則和亦何辜有女璧哉女亟抵淵還反其璞

曇隱云。不遇之感。愴然于中。借滑稽出之。其憤益甚。嗟乎。鍾棄缶鳴。蘭鋤艾榮。璧其見刖之具也哉。

之其也昔○
昔若其從○乎鏡東谷陽蘭鮑艾○榮瘁其具而
易調○之不遇○之風徼○下○中昔而猶用之乎

戲爲授嚴氏制辭　徐季遠

門下西閤舍人守游佃使者褚昌地實華望識涉通微名編玉策之府體散金衡之氣少嘗學禮似孔父之益恭長而有文得漢皇之器重加以風情開朗高跱撫軍之𣲖機鑒不凡擢絕丞相之譽遂乃便蕃入仕參承內省賜沐罕出效日磾夙夜之勤君舉必先有塞侯周密之慎在公盡節不避燻燒國爾忘身豈惟腸胃雖竊脂之議或見蔑於吏人而依社之誠乃戢心于有

識○至于握籌殿上○校理禁中○莫不洞曉于心○如指諸掌○是用假之璽符○觀其政事○初試河東○底三歲上計之績分竹隴右○致千倉大餔之謠○肯直西門鄴城之守○諭其神明○兒寬內史之租○比其殿最哉○惟茲倉部○國計所資○大農置丞○關籠郡國○常平賜爵○和在得人○而不令之臣有扈民、自處膏腴○恥問錢穀○致令筐篚入都○恣其囊槖○紅朽殷地○適委泥沙○凡爾所司○莫非罔上○用○絕○漁○蠹○在○我○信○臣○必使披圖秦府○具其戶口之贏虛○

漕粟漢年徵百物之饒乏之可進呂秋大中大夫

上儀同仍兼入內都知依前閣門祗候檢校殿

前錄事權判尚書度支、行搜粟都尉勳封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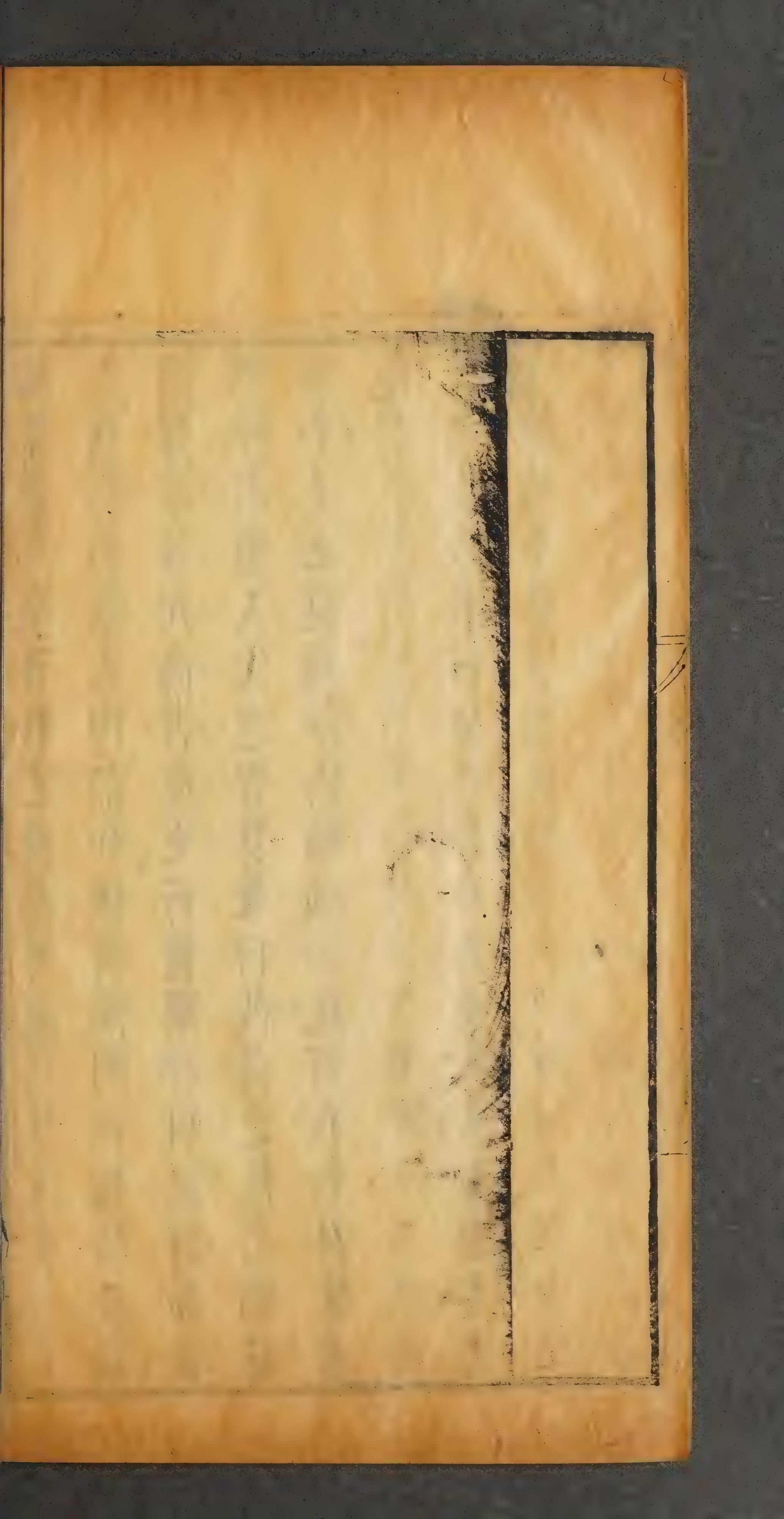
嗚呼用爾入冗之智算兼行截角之威名刺奸

則毫毛必繩轉漕而舳艫卸尾可依前件主者

施行、

懶仙云借詼諧之詞抒磈礧之氣如照膽秦

銅頓令鼠輩無遁形



東平祈雨表章　陳函輝

天九闕之在上精神可以微通雨三日而爲霖枯槁於焉盡起故獎英嗽水於西向東望成雲欒巴噀酒於南方北來應氣敢謂層霄之應曾無半日之淹是惟政拙催科難逃下下以致天垂譴責莫聽高高非仗神慈孰施隆造恭惟前唐名臣雎陽張公殿下千秋間氣萬古精忠其（忠烈之談○注神貫日）來有自是生貞義之臣視死如歸彌表艱危之節斷齦嚼齒抗聲百罵齊收千萬人涕泪之心

握爪透拳厲色一呼立喪諸羣雄諛佞之膽雷
將軍之號肅六矢不移雲大夫之功高閶闔何
壯氷湯席鑊於今我自刳心析子炊妻當日爾
同割水眞孤情之所獨抗非衆不成抑正氣之
所未徂造生彌永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
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歷宋元而隆廟祀
雨陽惠咸若之休通　帝座而惠閶闔呼吸繫
萬民之命維茲靖邑久庇神威邇者陽九連旬
莫許瞻蒲勸穡上膏未洽誰堪望杏敎耕畝裂

龜文襏襫與禾苗俱頹井枯蟹眼桔槹共沃釜
俱焦方愁輸國之租輒媿飲氷之俸他如刈瑯
琊之稻何繇憑軾而觀萬一取成周之禾尚欲
背城而借閱閱三農之望虛玆佩犢帶牛汪汪
千頃之波幾見涔晃飛鷺片雲頭上如催俗吏莊語帶趣
之詩一霖街橫忽落妖虹之影山出雲而猶閉
月離畢以何期伏念小吏函輝山澤臞姿潰汗
未品熱繇嘗侍不勝汗浹單衣測匪公明未見
枤翻少女惄焉有待㥄矣自憐勤雩步於龍山

已成足繭出臣心於霄漢徒仰揄輝知泰岳之興雲素無勞於頃刻怪豐隆之鼓浪尚有聞于旬時赤應夢夢之如斯恐是期期之未了敢干大力特叩蒼穹鞍上馳雲一滴忽飛朱鬣洞中鞭石中方頓起黃龍有李藥師憑虛澍雨之恩與諸君痛飲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肝沛一邑恩膏名山大川牧千古英靈之氣家享一瓢之樂咸欣異代睢陽士無半菽之憂不滅當年驥渚齊心上視翹首下風

嬾仙云慷慨淋漓無限情測當罩狄令之雲澍顏車之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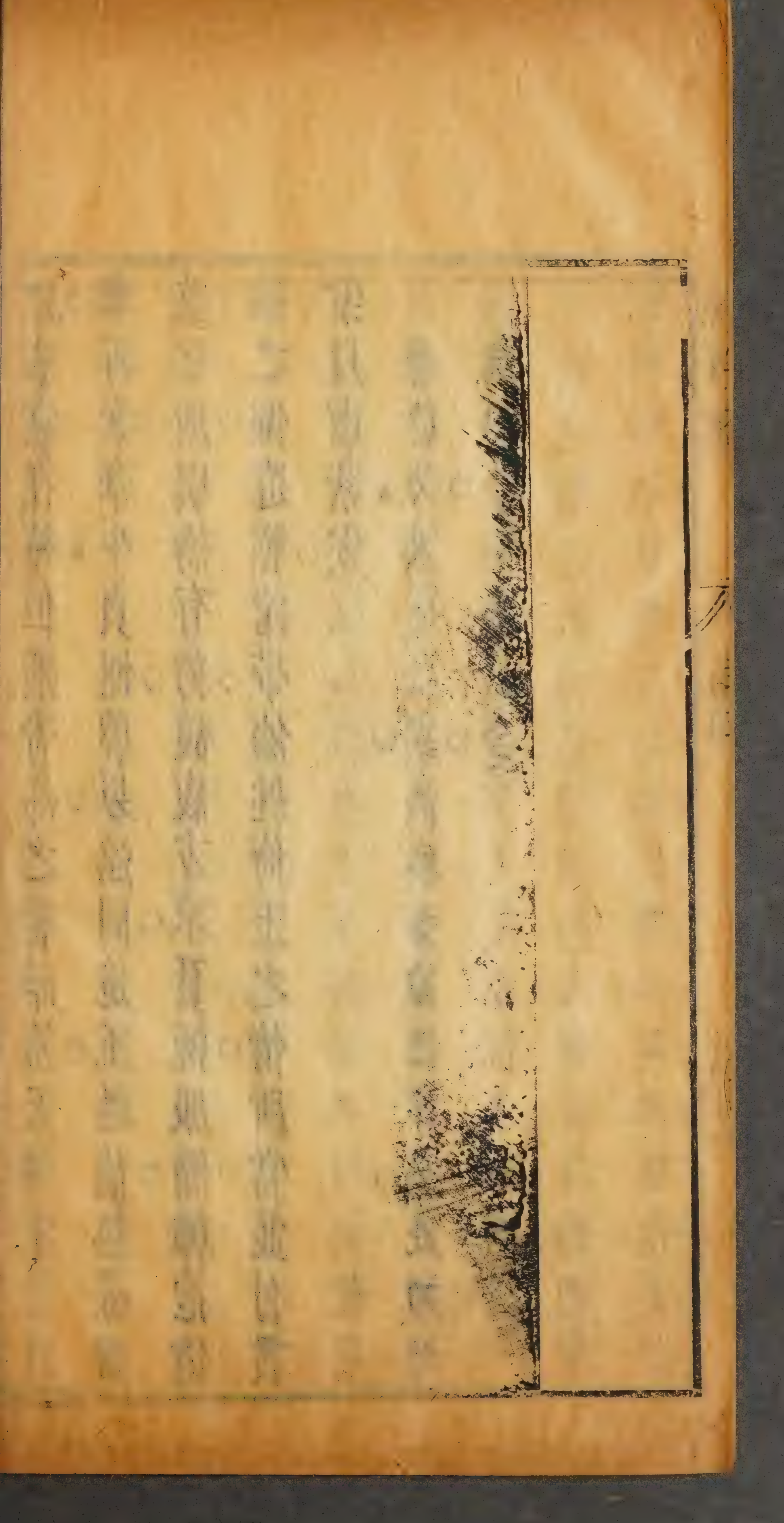
戲彈天孫封事　錢棻

臣聞離次有罰吳剛見謫於斧柯無欲雖難玉清含羞於杵臼天孫分精紫落隸職錦杼冰紈霧縠闠闔賴其文章瓊琚天襄延宇傳爲新樣當此白露初團風心散蓼帝需補袞時藉絲綸攻宜濯波清漢縈黼黻於三秋製美編珠浣織組於九野而迺鵲馭方成俯同卓女雞鳴言邁酷類田文月似銀船遥渡淩波之襪星如玉盌驚看濺水之裙九華燈暖光耿耿帳前百和香勻

聲來幄底非神女而洛川解佩異幽夢而巫嶺
行雲寶璐舒文恣清歡於天上金梭暗擲喧窗
約於人間以致沉瓜浮李散粉空庭結綵登樓
窺絲蛛網驪山宮畔太真訂夫婦之盟百子池
邊戚姬奏于闐之舞宋帝穿針變生氈幄柳州
乞巧戲播詞垣淫靡漸扇虧玷實多臣謹案天
孫迹麗清都魂縈情海隔河遙睇疑聞微歎之
聲望月驚奔又恨別離之促支機綺石漫昇漢
槎繡幄軿車輕傳唐將經緯無聞徒學鶩鵅之

繡衣裳在笥但飛青鳥之書貽羞天闕宜致刑章再案牽牛貞愧魯男淫同楚玉逃債無臺盈盈望斷塡橋有約馥馥方來負甎服箱輒抱債轅之懼遺簪縮帶偷驰倚玉之情所當並付貫索以肅紫雯

曇隱云天孫之寃洪容齋論之詳矣此殆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游山檄

張汝霖

康樂伐山搜輿尚遺鴈宕之奇太白結想尋幽僅游天姥之夢蓋境趣須緣若風流有待當茲芳日偕我同人幸生嶽壑之鄉可負登臨之興人兼濟勝山不厭高情之所鍾僻林可供杖屨心苟不染道人儘聽絃歌瑤草橋邊能飲酒一十五錢東坡老政是酒人蘭亭圖上不成詩一十六人獻之輩何妨詩侶無聞弗採有約必來寧損騶輿莫驚猿鳥多傾鑿落無恥瓶罍竟日

忘歸。經旬不返。豈俗物能敗人意。唯昔賢先得我心。借金谷之飛觥。布山陰之游檄。

懶仙云。沈存中詩。佳山人少說。山多自是古來同病。如居鄰山水。足跡不經。不惟無緣。實亦俗甚。有此豪興勝情。體便登陟。可謂許椽好遊。實有濟勝之具。

代翟義討王莽檄　錢棻

蓋聞天命未改。鼎雖小而難問。忠義在人。社將屋而表貞。是以君側有惡。趙鞅致師。斯高專朝。塋夷禍酷。殷鑒不遠。可爲洶懼。大漢崛興。柄歸外戚。祿産典軍。霍光驂乘。雖忠邪異軫而埶並滔天。然身斃宗屠。應時粉滅。間者數丁否剝。時瀕嶤危。皇統微於三絕。賊埶成於五侯。王劉不茲。四海崩心。爰指乂旗。用拯國眚。新都侯莽豹音鴟吻。志在食人。紫色鼃聲。工爲諛悅。方其函

情鬻譽折節買名弋綈是御儉類文子布被不
慚詐過公孫笑諂在頤遇便則流言巧如簧應
機必發羅致名儁比四君之養士布恩黔首等
田常之篡齊及夫人情輻輳爵望日隆乃益恣
睢奮其威許淳于長戚同肺腑不難季友之鴆
傅太后體屬至尊敢爲愼座之御至於家膺焦
爛骨泣丘墟帝母王姬下同餓隸珠襦玉匣徒
混柴荊若乃求名而烹長子忍並易牙爭寵以
迫紅陽巧踰蔡澤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權

既倖于人主女復踐于椒塗外則牢籠吏庶豐碑萬口內則耀媚太后詭故百方賊埶巳同磐石漢業危于累卵而猶叵懷不軌默攘大器孝平即世不辟趙盾殺君孩少登朝謾附周公負扆躬踐黃屋謳歌獄訟咸歸班絕宰衡威福玉食惟后借六藝以文姦盡更漢制招匃奴而鳴豫廣銜愚心朱草神芝日騰太史之奏越裳重譯名爲聖人而來迹其行事移鼎昭然昔穰侯假太后之威幾傾秦國林父擅廢立之柄遂弑

君剽六卿分晉三家亂魯危亡之兆積失有漸高帝有約非劉勿王文景寛仁武宣英毅克奠丕基至于今日而莽乃負緣房闥盜竊太阿內懷羿浞外假伊周私徒盤互于要津威德恣行于遠近周璧將沉漢炬中堭天無兩旦域不竝巍此忠臣所以隅泣而哲士至于蹈海嚴鄉候信躬上聖之姿體神明之胄漢家再世中衰乃啓代服孝昭冲齡無後爰集皇孫時方未造憤貫幽明人盼長君望同父母爰以某月某日即

皇帝位于東平躬擐甲冑周致天誅東郡太守
義恭侯舊臣汝南相裔忠孝有素矢敵愾以勤
王成敗在天志埋名而处國都尉守武平侯璜
丞相隆御史大夫丹或蜚英天室慕朱虛侯之
入北軍或擇主風塵師周亞夫之平七國咸懷
不共偕拯師貞至躍景追風之士撼山蔽野之
師十萬有餘數道並進春冰欲潰奚堪夏景之
回秋籜將零曷拒霜飈之卷風雲入陣人皆扶
杖來觀草木成兵賊歎噬臍何及方將燃腹作

燈飲頭爲罷軍皆左袒績戀徙薪雖復飛辨傾城欲假排難之舌肉袒謝過乞爲灌園之夫豈可得哉曩少康一旅大物光輿宣王薄伐周鼎再奠漢衰九世適鍾一人春秋獎復讐敬問殺君之賊王者大一統敢嚴建帝之誅清霜紫電以卵壓山蝸觸蠻爭如蛾搏虎務使卵金之業得再振于天逵豈容竊國之奸長縱橫于皇路

嬾仙云陳琳誅操檄賓王討武文新莽時何可少此一篇

諭珠蜯檄　　卓人月

落瓜橋之下、相傳有老蜯焉、嘗聞負橋而浮、或曰如蓋、或曰如輪、每於月久星斜水澄林靜之餘、隱隱有光、自波底起、達于雲際、或曰如燐、或曰如彗、里中有好事者、多沒水求之、蜯必張目相嗔、水面皆震盪、水色盡黑、著於其人、即瘦瘵昏瞀蹌踦、或曰如冰、或曰如鐵、或曰如瘴霧、卓子過而問焉、徘徊太息而不能去、未覩燐犀之狀、聊放乎湘之辭、酹酒焚書以諭之曰嗟乎爾

蜯具絕世之珍而湮埋于此中吾爲爾惜之也不能自發其光時出而奪耀村墟吾爲爾笑之也誰實使水上之人不能忘情于爾而爾復盛氣以待之吾爲爾危之也將爲伏橋之蛟乎安知不觸周處之刀乎將爲古墓之寶氣乎安知不遇波斯之發棺乎自以爲曳尾之神龜而無患乎安知無諸葛元其人乎枯桑不得而潰子乎自以爲千年之狸而莫予破乎安知無張茂先其人乎華表不得而燭子乎嗟乎爾蜯然則

曷為不去也學水者歸于淵學仙者歸于海上之山子何不飛于珠浦宿於海瀾而亦何樂而久居此也橋之下岸石束汝身舟檝勞汝魂窪水沙礫窘汝游衍塵囂嘈沓惱汝見聞而亦何樂而久居此也抑力未至而未能去耶則吾所云可危者益信矣龍不隱鱗鳳不匿羽罝罟且將議其後焉而況于子然則或欲于此自見其奇耶恐去此而不免為白豕之入遼耶則子之癡也名根未除也力不能去而與其見殘于人

何如獻之明庭而爲衣黼之犧心不欲名實未加而去則與其徒驚俗人何如出于世而爲卞氏之璞然則子其聆是言而亦能耆然吐其腹中之異以示余乎此亦何異于寶母之歸魏生而八寶之授真如也寶母而易諸胡之千萬八寶而爲天子所賞似此之爲酧諒汝亦不謂薄矣此則吾與子兩利之道也雖然必以此啖子則視子太俗其或肯啜菽飲水而我爾食貧以老乎此又何異于紫珍之隨王度而磧甸盆之

福姚祭也蓋物爲同病者憐人爲知巳者死子而歸我如女子而奔良壻窮途而締快友當不爲利害死生作計者故敢以爲請嗟乎爾蜂之數者君其何處焉語有之不然鳴珂遊帝都不然絕粒升天衢不富不貴而復不去仁智之所不存也嗟乎爾蜂余之爲子策者止此矣其以余言爲是耶或否耶蜂而有靈當必能爲影響以報余如其不能亦復何足與言余去矣

曇隱云其博綜也則張說之記事珠其貫徹

也。則唐昭陵之琅玕珠。其圓轉不停也。則閬風雀間之走珠。其光采四映也。則太初井泉之照月珠。珂月朧中。自握靈蛇。不須復向老蜂索取。

瑜瑾耶自瑜耶孰知其爲雜[illegible]也

皇城島忠義祠碑　姜日廣

維天啓有六載、海上忠義祠成、適使臣姜日廣拜其下、舉酒酹地、呼謂其將士曰、嗟呼、此豈不眞烈丈夫哉。今人誦說前賢忠義事、無不攘袂拔起、義形於色、及身當毛髮利害、不覺猶豫失（偷生者媿）常、（死）因氣瑣詞、客頭過身之不暇、況夫戈舂刃剸、人鬼須臾、而顧奮臂長呼、瞋目犯難、此實難矣、豈不眞烈丈夫哉。令諸君子在、吾爲執鞭所忻慕焉、而今已矣、悲夫悲夫、小醜未滅、忠義先訖

持忠入地齎志何極悲夫悲夫死者人之所不免也小人以爲待盡君子以爲要終男兒不尸贅以虛存不草腐以苟沒藉令諸君子老病牖下艾灸瓜噴不差奄奄臥兒女子手中受其憐泣又安所稱英雄本色耶人有一死重于太山當夫天未厭禍討無復之生不能殺賊死猶足明志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一腔熱血洒得其地討不逐顧矣獨以義憤未雪眦目難瞑猶將上訴天帝陰磔叛夷浩氣壯乾坤光明揭日月誰

死得所

壯氣淋漓

謂諸君子已死哉彼狼犇鼠竄犬彘棄餘者有覥面目偷活何爲彼其人豈終不死故曰善死者不亡非虛語也海天清洌風浪雄奇十洲三島諸君子英靈實窟宅之祠此固宜且以示汝將士觀刑此作者深意予既以咨有衆遂退而記之作者維何予豫章王明初太守東魯楊太和大將軍也

懶仙云感痛悲壯字作血腥噴日月薄虹霓讀之有不欷歔欲泣掀髯起舞者其爲人臣

可知矣。

吳綺墓碑　　　　徐榔臣

芭蕉世界露水因緣嗟抱柱之何輕憶投金之匪重莫欽國士謾挹姬人鸚鵡還問上皇鴛鴦不鍾男子香嚴河畔半笑猶存楊柳巷邊微香不散所幸梧桐簷下十三而荳蔻含花獨憐蓮藕池頭二十而桂枝釣籠花身可觸詠鎖骨以如心鐵性不撓識玉情而如面孤館還騰青氣棧道只剩紫囊款語清歌入罡風而莫霽靡顏綽態歸黃土以奚分怴把鐵鐮嬌香詎掩閒抽

禿筆。幽恨難描。詠往失於愁遺。協初心於挂劒。
迎風餘子。莫效命於中江。賦夢徵辭。挤擲心於
巫峽。莫致神於絳帳。因泚筆於山頭。白玉樓中。
憶鬼才。其那召。黄金臺下。悵駿骨於空埋。生無
一日之因。螻蛇表信。炙茵干刼之恨。迦陵吐音。
懶僊云、一聲聲是斷紅愁綠。

黃葉堆砌文　　錢　默

寒風凌厲林長聲遠霜來樹上竦意外之淒容露歇枝間俄被搖而滴落鳥銜桑土懼榦弱而巢危魚掉廻池亂凍波之將結琴方調韻聽颯響而握離袖之拳桃既橫牀覺嚴冷而催未溫之被嗟時理之易更駭夙冽之遂甚清朝操杖詰肅前林松枝餘翠色居百蔣之先柳柯巳紅倦盡一灘之下日照不宜空中聚雲成黑風心好戰輕來過樹飛黃疲莖殘態捲晨烟而徑至

東牆老葉野倩順清溪而學游薄水且共因袿
翻新附桃効嫩昔年雪霰曾經三冬不凋昨夜
月燁猶照半行踈跡霧入早更方抱一叢之濕
雨稀時發尚望後日之霏遽離木未徒爾飄颻
偶辭宿柢謂俄頃之凄然轉至他鄉信寸陰而
今古或登石上但踞百丈之尊亦入谿邊惟有
屢旋之曲埋泥者葬沙頭排簷者迷瓦穴泥到
春來冀值佳人之屐嘆簷催秋苦秖伴君子之
筆聲遂使喧塡夏景厭照舊枯之竈習領夜音

僅分竹齋一響。明歲花開。不在昔楙之側。他園冷寞。亦同今此蕭條。嗟夫。搖落多悲。零衰足感。辰靂偶䬪。日王有驚異之聲。嶽勢忽崩。山神咽崇嶒之氣。況復運不高。流質非定。性用顧身而多愁。乃悄言以乘物。翔雷一起。壯士有騰厲之心。僻節相臨。蕩子發無言之淚。故逸世瀟庭者。惆悵蒼梧之雲。潛景中坻者。俯仰蒹葭之露。是知雖華耳目之後。先竟受徘徊于殘退。嗚呼。深谷多虹。出霽虹。又比涤虹。暗蘆藏雁。乍雙雁而

今隻雁化地不留葉榮藥敗何年重綠復返香
蕊之鄰何日更青依倚泫朱之侶若使春初已
知憔悴之參差不若往容先綴零波之短淚無
覺之物我憐爾焱聚衆葉冢之銘曰
建章積榦上林列于霞枝何在霓柯不完曾迷
蜂路且逐花繁穿藤挂影得鳥成龙池前暗廣
林裏香寬隣新里嫩共我盤桓日長貯煖月久
無寒秋深忽落飄揚他遷辭箭空步遠事高眠
吹多響碎片疊因連樹兼初禿葉了先緣同叢

分友明日叓年屋邀荒被地起枯田雨來橫步
煋至斜穿雁輩一線雀撲分天嚴冬冷冷從虛
自翩柳眉雜慾桐字難篇楚地煩寒洞庭早脫
獨隨水聲雲窩活活竄塞羣榆迎冬先渴將軍
悲歌砂石刺刺露若營昏霜乘刀潑葉散長風
亦隨俊鶻鏡明有昧劍光乃竭豈柔碧姿環十
二月以爾無聊同寢兹穴却笑愁人得秋泣血
葉自秋秋秋固不屑

懶仙云臨風浩嘆落葉與悲我不覺拊髀而

𫌯子山之句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香豬贊　　　袁中道

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開同衲子寶方過十方菴、逢周居士念淨、云其比鄰鄧氏、偶得償債豬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室中無有、則從豬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至鄧氏、豬適在門、殊馴擾、予與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郁然、感而作香豬贊、

含靈雖同、報趣迴別、或處於山、或居於澤、即屬
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鬣、盤餐糞壤、
圂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鸞刀、業報
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
香滿牙齒○氤氳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
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爲災、
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
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華○
泜泜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艾猳○一念

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
異類中現五臺薄荷冢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
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
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蜎種蠔國蟻邦擊大
法幢維此異猪莫作豘屬亦非斗精亦非仙牧
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
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汲引諸類聞此香者
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猗與此香旃檀
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

猗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直閻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如何歘忽遇不再遇。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糞豆。香海浣浣。洗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舌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曇隱云郭璞封豕贊又豪彘贊其爲貪穢著矣○云何是物○忽發香氣○國名衆香○佛號香積○猪香應無有二○聞斯妙香○即得三昧○懶仙云、有獻燕相大豕者○云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若斯異香○當謂之豕佛○借此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可從此悟省



古梅贊

朱益釆

丹芍之貴于王孫而不能揚芳于嚴寒桂蘭之香于才子而不能吐秀于霜雪乃梅于嚴寒而芳華始著于霜雪而秀麗轉妍其爲花魁易知也其一梅而紅白異質不向陽和兢媚則三槐不能匹其榮其爲清潔易見也其一綻而精神（綻字得梅之神）愈壯不與羣華鬭彩則九棘不能踰其高且其盤根錯節一似龍蟠虎踞可愕而亦可訝其吟風弄月一似碩人奇士可玩而亦可思其味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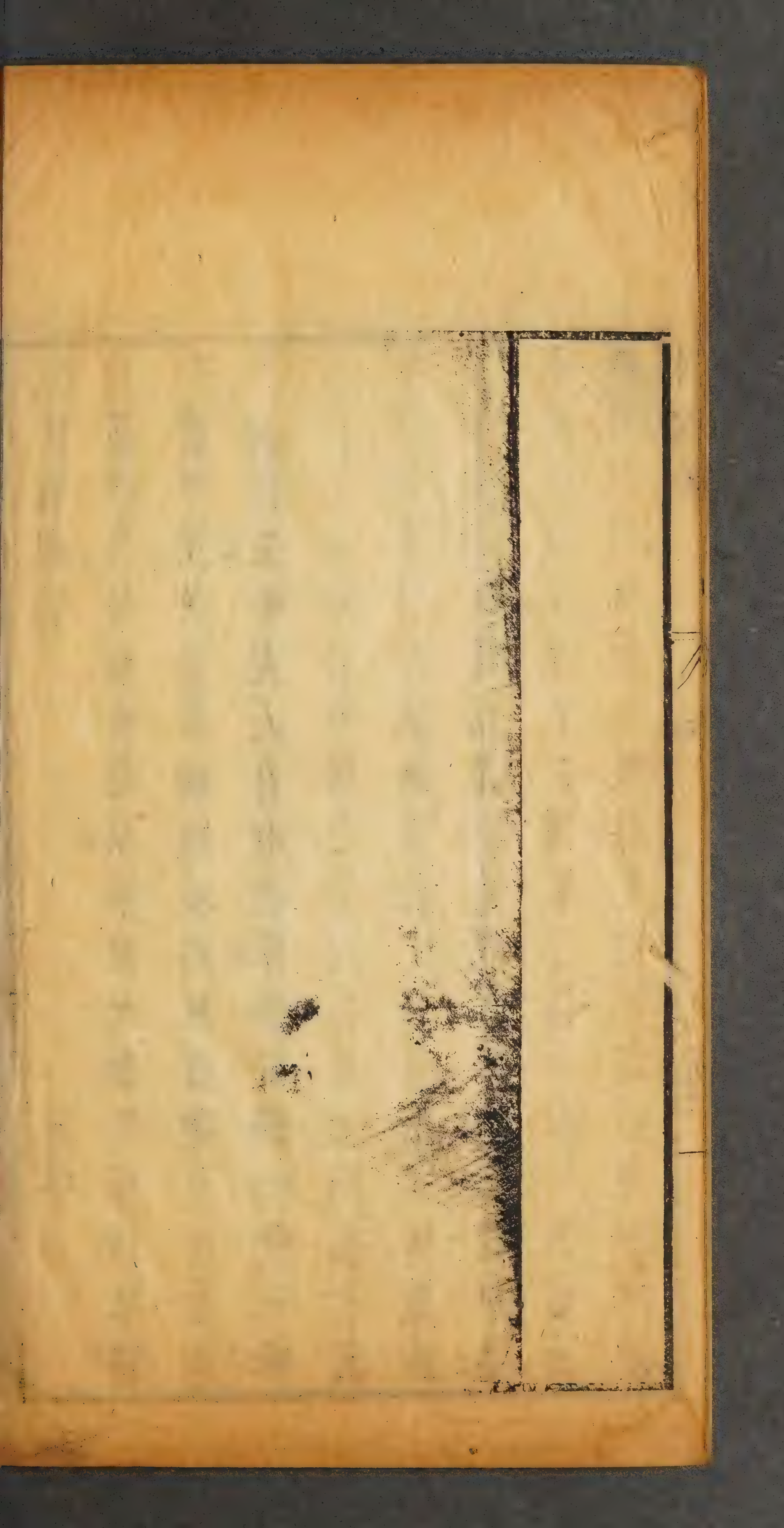
傳說之和羹則宰相之材也其精爲秋靑之寵眷則窮寵之美也夫梅不老不古不古不奇故（奇字尤得梅之骨）識者贊梅而因以贊君子大抵才不老不練學不老不貫識不老不深氣不老不沉老則蒼蒼則古古則力厚而鋒鋩不露于輕試彼新進喜事之輩不能窺其膽智矣古則見多而慧智不泄于淺嘗彼浮薄易搖之類不能測其底裏矣孰謂草木之中有梅也孰謂梅之中有老也孰謂老梅之中有老成博古也故贊古梅而因以

為博古者贊

曇隱云。贊梅有別眼。末段尤學問有得之語。

廣平賦何必非鐵心石腸流出耶。

嬾仙云。老成人自有典型。吾於梅稱老友焉。



瘞鷄銘

魏學洢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嘹喨可里許最善鬬數攻敗其群聲息所至鄰雛卒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藉雄之勢以侮鄰雛稱霸者數矣客日余嘗遊燕趙青徐之間樗蒲六博蹴踘獵飲稱豪俠者相踵也竊觀其鬬鷄焉茲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亡何田家子詒余雞一黑鬛而絳身內之群會日且暮失白鷄處則血淋漓被

毛羽雜他鷄無異與黑鬣者鬬方罷也葢初角
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故各不
相舍以至困而白雞之左目遂喪明值老嫗至
乃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而卻徐
而前遂狂叫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焉者雌
則轉而犇雞群熟睨之見黑鬣者兩翮血縷縷
遂奮翅搏之逐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
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從倚一夕歿而雄之死顧
反後其雛凡十三悲鳴母傍主人憐而瘞之園

自是之後則黑鬚者稱霸里中矣。銘曰生乎雄。
敓乎惆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埜馬與夫子
之埋狗也嗟寧從其墜。

瀨仙云雄雞以善鬬終敓于鬬噫此老氏之
所以守雌也乃其雌遂以身殉節也而更烈
人而不如一雞者可䰟也夫



